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目錄

王徽

創築羅城記

請車駕還京表

辭澤州節度表

劉恭伯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

韓琮

貶紇干泉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

王鐸

加穆栖梧等柱國制

鄭處約

李羣玉守宏文館校書郎勅

李爲

握中有元璧賦

日賦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劉汾

大赦菴記

杜殷

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

陳寬

穎亭記

李羣玉

進詩表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

王徽

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大中十一年登第乾封初累拜中書舍人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轉尚書左丞廣明元年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黃巢入潼關汙賊僞命乘間奔河中授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使以收復京師功加左僕射光啓中領昭義節度使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京兆尹累爲太子少師貶集州刺史沙陀逼京師召拜吏部尚書封

琅琊郡侯襄王煜僭號迫作誓牒徽托手疾不署煜平授御史大夫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授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

創築羅城記

皇帝改元之六年諸道鹽鐵轉運兼鎮海軍節度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高駢奏臣前理成都築大城請紀其事上命翰林學士承旨臣王徽授其功狀臣徽承詔再拜上言夫外戶不閉雖前聖之格言設險以居乃有國之雄制用是則光昭振古勢警遠

夷不有高墉曷稱巨屏我之奧區粵惟井絡繁阜昌熾標
出宇內先是蜀城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形
勝里閭錯雜邑屋闐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矧乎西東江
山南控烏潯疆理瀕洞舊貫因循日居月諸殆逾千祀漢
魏以還英豪迭處至若公孫述之桀黠諸葛亮之經營曾
不指顧留心乘機制禦斯蓋天藏盛烈神貯嘉謨俾集元
功式耀雄武自二紀以降邊郡戒嚴有虧懷柔或阻琛賁
雖負山川之險且乏金湯之固上顧相臣曰朕以不德化
罔被於四夷惟是西南載罹倂擾深軫予衷將若之何丞

相進曰陛下以睿哲照臨臣輔理不能敷聖澤以懷異俗俾流毒於益人臣之罪也然黃帝有阪泉之役放勛興丹浦之師周逐獫狁漢備匈奴是知猾亂自古皆有其所以滌厲梗致時雍乃在進任忠賢馳驅英雋耳臣伏見今天平軍節度使駢卽威武公崇文之孫也威武在元和中劉闢以蜀叛憲祖殷憂擇其所以代之者由是允膺聖獎能以部兵復梓州統大軍平玉壘大節大忠煥乎典冊駢能不墜其業益大其門旣席勲烈之資克善匡扶之志材超衛霍氣蓋關張忠孝兩全河山繼誓聿修厥德自成名家

馳譽石麟綽有美稱其守天水邊塵不驚戎律旣申將略
克舉俄而交趾淪陷有命遄征旣復土疆遂錫鈇鉞則馬
援銅柱楊僕樓船步驟之間莫得倫比固以威張惠浹後
勁中權五年於茲海波不動朝廷方期拔用不可久留爰
命徵還彌增寵澤時屬龐勛始潰鄆方未寧駢則再登帥
壇復開將幕士絕朝飢犬無夜驚威加鄰部化敷蜀城相
印以之疇庸和門爲之增氣恭以憲宗錄崇文定蜀之勳
也旣如彼陛下念駢復交理鄆之勤也又如此俾榮舊履
重建高牙必致師貞可期俗阜上曰俞爾惟代天其行之

於是詔駢復以丞相擁節去汶陽趨錦里至則詢問疾苦
樹置紀綱巡按封域周覽郭郭且曰夫療疾者必在藥乎
心腑然後可以堅四支植木者必嘗澤乎本根然後可以
茂柯葉今城之於蜀其由心乎其由本乎則知不理於近
曷能致遠不固其內安能保外未有不謀而能成不壯而
能威不勞而能逸者也於是擇地量材拓開新址分命支
郡以令屬邑乘時就役靡不適中吏不敢欺人不敢怠岷
峨之下忻忻子來昔梁伯亟城人疲弗處子囊築郢見諄
於時曷若駢能度其宜樂用其士圖難於易去危卽安環

以大城用冠諸夏其功固以相萬矣惟蜀之地厥土黑黎而又燒塉版築靡就前人之不爲非不爲也蓋不能也惟駢果得衆心克成大績鳩工揆日不憊於素十旬之中屹若山峙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却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廣又如是其上袤丈焉陴四尺斯所謂大爲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而甃碧塗堅旣麗且堅則制磁飾頰又奚以異其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槐栢櫛比闐闐鱗次綺疏掛斗鴛瓦凌霄若飛若翔如偃如仰栖息烏兔炫焜虹蜺龍然而縈霞然而橫望之

者莫不神駭而氣聳目眙而魂驚其始也咸謂冥助似非人力其外則繚以長堤凡二十六里或引江以爲塹或鑿地以成濠則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又何以加焉是知摩壘者不復矜其能擊析者足以抗其敵所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其舊城周而復始蓋八里高厚之制大小之規較其洪纖可得而辨矣况乎扼東都會襟帶地形險易之狀斯呈强弱之方可見自秦惠王疏翦山林以通中夏及李冰爲守始鑿二江以導舟楫決渠以張地利斬蛟以絕水害沃野千里號爲陸海由冰之功也漢文翁置學校勸

人受業行俎豆獻酬之禮於是儒雅之風作洎威武伐叛擒大憝而新其人玉石不得俱焚焉西蜀至今稱之駢之來鎮肇興武備倣有禦衝之事夫然後不爲外羌之所窺矣惟蜀之人自冰與翁自威武暨駢乃獲佑於天者四天之於蜀厚矣長雲斷岸莫得而隙古往今來何嘗能覲傳不云乎人保於城城保於德觀駢之政可謂保城與人矣向非挺生俊傑來弼聖神則孰能建絕代之遺功創一時之偉績者乎況夫高不可踰堅不可觸俯瞰天表方駕馬足銷吞浸淫亘壓咽喉訖使豺狼耳之而色沮目之而膽

禡是謂不爭而勝不戰而服者也新城成詔加大司徒封燕國公旌殊休也重以萑苻充斥荆楚傷夷遂加威望茲用底寧弓矢專征銅鹽劇任安危攸繫一以委之往哉荆渚荆渚旣清又徙金陵金陵以平救鄢郢之剽殘拯江湖之焚溺期月之內罔不樂康若乃考其才稽其用所至難息所施利興智無不周技無不達韜鈴裨闔固自生知詩禮幾微雅當師道雖羽書疊至應用如神加以詞鋒莫前筆力邁勁屢獻平戎之策每陳憂國之誠抑又城府坦平器宇冲邃祿利不盈於私室夙宵無怠於公家段頗在邊

未嘗蓐寢羊侶待士靡顧囊裝崕岍不可得而臻波瀾不可得而際矣所謂社稷柱石川嶽英靈者也則知駢如何臣城如何功嗚呼天贊其謀地襲其固非吾君不能用其才非臣誠不能就其事故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勲乃見城由駢而成駢由君而聲城旣牢矣人旣休矣宜乎讚盛德之形容叙勲賢之丕烈恭以操觚載事作者爲難臣非其人何以稱此將欲刊諸貞石寔彼坤維垂於無窮期乎不朽屬詞愈拙染翰增慚銘曰

惟蜀之疆擁抱岷梁斗絕諸夏裂爲一方啓達上國肇自

秦強壯者五丁導彼青冥鑿巖而梯飛棧以行動猶鳥逝
舉若猿輕漢人旣遷言語乃通眇邈千祀遂叅華風界彼
邛滇靡設鍵關在古侵殘爲蜀之艱唐被聖德間仍克戩
猖狂逾紀吞噬無已芟獮楚驅叱不寧居皇帝踐祚驚嗟
震怒爰擇蓋臣推轂以付時惟燕公撫俗訓戎碩畫宏規
神輔其衷經始新城心術潛形乃告編人版築云興相彼
井鄺觀於封部謂茲郡邑量其戶賦劃界指期莫敢踰度
蜀人未安待城以歡蜀士方危待城而威阡陌繩直門閭
綦布外聳風雲內扃貔武卉木蔥蒨麗譙輝映戎馬夜寧

戈鋌畫靜蜀山殷殷蜀江滔滔寇不敢窺人不知勞險而
不煩峻而不譁去來出入嬉嬉一家燕公之德其誰與鄰
燕公之功式利於人德入人深功流不極勒名天隅爲臣
表則中和四年記

請車駕還京表

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峙鎮福地而獨存王
氣龍盤鬱祥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今雖初
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宮之儉更凝馭道之尊且肅宗
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

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
閣深念拜章屢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隨
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
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
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

辭澤州節度表

臣聞量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
逢昌運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躁迹六年內值雖叨待
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况

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
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
轉成積豐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
熾於旣焚計柰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
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
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寵之譏使上
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報國圖功豈無
伸於此日

劉恭伯

恭伯大中時人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

大中戊辰歲帝命侍臣梁公承乂護軍戎於壽陽郡其至之日乃言曰茲地之廣控淮肥之川壓荆楚之要兵多而稼稀俗薄而人囂非通於吏理者曷能保和之今常待渾公政成而理平俗泰而人安消災沴爲和氣變凶荒於壽域上下胥悅人其泰寧公之致政也如是我之撫戎思有其力乃曰士卒之有貧者若吾之不足於身也有不安其居者若吾之無其室家也顧力無以恤將何以字之不欲

勞於下而成已之私害於人而就已之欲雖有經度何成
厥功忤度日深乃得其畫曰廢寺之材年久而腐用無所
堪我將析而爲薪以貨之於是得錢六十萬置樓邸於旗
亭之衝歲收其利以助用撫拾其餘貨以創軍營二所度
木於山價必賤鳩傭於外賞必厚就使以悅人忘其勞量
其有無節費就省減私儲而足食添月俸而酬工率已儉
身乃著成績士卒之富者樂其業貧者安其居歌謠誼愉
令美充塞公曰軍旅之士旣安且寧吾之署曹宜革其舊
乃恢其垣墉高其閤闕崇廊四注以迴合層構中開而嵒

崒易隘陋爲輝煥化卑庳爲宏敞浹旬之間創制斯成揭
焉中闢豁若天造完葺旣備周視其間曰水程無送迎之
所何以遲嘉賓而申揖讓之禮是乃擇勝槩之地立遊觀
之亭斬伐而奇勢出芟夷而佳景見南軒翼舒飛陞雲聳
導流泉於砌下植嘉木於庭中遙峯疊嶂屏列在目郡邑
之人日遊其下輪跡荐至不絕於路是知茲地自然而生
其爲景象也因公而成以爲廢興在人而不在時在於營
構出我心匠以其介直聞於時創制也勤而功不宣威以
役人不徇已以使下郡邑不擾而厥功成其大將官僚累

而請曰公之撫戎也三年而人無犯於今朝闕有期再欲
陳乞保留周歲以副羣心常侍公乃拜章上聞允叶誠請
俄而天書下降褒贊其功詔曰委以腹心是資信實有勞
可獎卽懋新恩宜加內府局令歡聲溢衢遠近咸慶遂使
覲事者增榮聞風者益勸公之才識敏達恪勤公忠猶居
外藩未展寵略付之戎旅可以夷靜邊塵委以中樞可以
肅整天禁而今而後必見大用之有期矣恭伯幸以筆札
佐於常侍公之門日熟政能觀其成績顧惟不敏敢不承
命而書大中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記

韓琮

琮大中時官中書舍人

貶紇干泉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

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
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

王鐸

鐸字昭範宰相播從子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歷
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咸通十二年由禮部尚書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乾符六年以行營都統督諸將討羣盜兵潰

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召拜太子太師從幸入蜀拜司徒
門下侍郎平章事中和二年以義成軍節度使復統行營
兵討羣盜爲田令孜所構罷爲義成軍節度使四年徙義
昌過魏爲樂彥禎子從訓所刦遂遇害

加穆栖梧等柱國制

敕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栖梧等渙汗鴻恩必乘其
雷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聖朝累霑霈澤
各有勞效許其叙錄行慶策勳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鄭處約

處約大中朝官司勛員外郎知制誥

李羣玉守宏文館校書郎勅

李羣玉放懷邱壑吟詠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
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
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處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
詩用示繫維命之刊校可守宏文館校書郎

李爲

爲大中時進士

握中有元璧賦

以希代之珍耀
乎掌握爲韻

壁爲至寶握以藏輝與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微斂外
之容豈曰真予於暗元中之理尚乎知我者希故其性比
內融跡同反照拱形若將乎尺素點影似因乎墨妙見心
之後任欲蓋而彌彰窺指之間縱有光而不耀退雖於密
德亦不孤方期發色於斯矣豈務掩瑕而已乎初疑捧匣
將投尚韞如漆或若橫肱未抵已怪得烏懿夫藏點點而
獨青映纖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空勞於目想同錫
元之後不暫去身驗守黑而居則先指掌不然何以久而
不磷敝而惟新雖未能如雪亦足以賤珉旣剖乎石幸依

乎人似守中而隱影若居外以藩身攬之爲盈手之玩出也爲連城之珍圓而琢之而能全璞溫而執之何以不濯雖默默而沉潛每熒熒乎把握始同乎懷而被褐恐久而袖化爲緇雖存已之雕鏤實賴君以保持言揚者或是色取者猶疑苟能執而無失豈得棄之如遺深潛越石之拳明則誠矣固望荆山之目默而識之斯蓋見美一時同珍百代諒閱今懷寶多斯兮若昧幽矣握中之璧實清流而可愛

仲春上日率公卿大夫朝日於東郊祇祀畢太史進曰夫
日統七紀周旋天地國家災祥之至也惟唐文明日德不
愆今陛下又親設第禮天下煥爛上曰朕不足以配日然
國經在乎上爾卽司之於日有見可使朕聞之乎太史曰
臣聞天高無程日爲大明天爲至陽日爲陽精則日於天
爲子象也在人爲主在天爲日其高明一也日之初將出
兮東方霍曠烘煌地外洩光陰雲含明閃閃熒熒火炬縱
橫漸高如懸或若輓上於天而傍倚諸山海水血色龍魚
騰翻上浮焦煙創業之象也日之中聚燄成珠攢劒成輪

青天而白白雲而赤施施奕奕會不得定目太虛爲之晃
惑萬物依乎地無不自識太平之象也春之日蔥龍通隴
霍爍晴空赫爲大笑滿天地喜江風晴起錦文出水采錯
爛斑花樹之間新蕊粉融萬燈無煙一拂雕梁嬌霞溢乎
殿堂續壁連光溫燄生旁仁恩之象也夏之日烘彤金勃
六合焚炙風不能爲氣天地變色不勝其猛乍揺紫影所
照之穴化爲火井草木如燒而未乾焦泉池如炊若將涌
沸炎威逼人疑欲附地或透入室壁潛蒸簟席威怒之象
也其於小則草芥游蟲戶網隙塵各示其容其爲大則東

而引千萬里不見其近出西而引千萬里不見其遠及將
暮也爍乎而低澹乎而頽忽乎變容赤蓋下空埃塵濛籠
渾渾黃黃漸無精光黯黮殷顏不留山巔卽墜乎窮泉丹
霞染雲皸皸半天暝陰夕靄蒼蔚霏霏餘光無采暫明乎
千里之外烏鵲尚鳴新月已生長夜自清今昔頓成良可
悲乎夫日之不永也甚矣人之言卯比及看已可食人之
言午比及看已欲昃是故聖人寸陰而惜願陛下朝視之
思創業之難暮視之感淪革之易春夏視之調喜怒之節
中視之將偃乎太平之地又何求焉臣又聞之聖人爲君

日祥屢臻五色暝暝天地同文昏弱之代吞蝕不暇列宿
不沒晝而爲夜可不務乎故天有日不能自靈日有光不
能自明待聖人而明之也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以題爲韻

有和氏今曠代之珍有蘭生今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趙
在輕生以抗秦旣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能使
乎於四鄰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西郊之役巾車脂轄
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欲張膽而
吞敵蹈虎尾而若閒遇鯨口而無惕期一言以復命得連

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躬之是惜授使邁征不遑
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沙之井陘旣臻天府之地遂造
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按青萍耀國華振朝經建翠鳳
之旗則天收光景伐靈鼉之鼓若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
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以逞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
而知機弗詭詞以恭順溫如之質旣美巖然之姿乃振且
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愆西鄰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
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
過秦爲相如之慕蘭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

復爲趙寶焉如潔誠求之何晚被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
空存白虹之氣不返

劉汾

汾大中十三年進士屢擢兵部侍郎以討黃巢功轉信州
軍押衙都團練討擊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尚書
右僕射鎮守饒信二州文德二年進關一南節度使

大赦菴記

汾自大中已卯登科以來官至兵部員外郎咸通三年遷
本部侍郎出關河南招討使乾符二年黃巢起兵應王仙

芝四年巢寇河南汾屢戰斬其前鋒諸將賊遂敗衄五年
會元裕斬王仙芝於黃梅巢方攻亳州汾帥衆直抵城下
賊遂引退會尚讓帥仙芝餘衆歸巢號衝天大將軍引兵
南寇福建汾勦追之巢又自嶺南趨襄陽汾出師間行巡
荆門會父劉巨容曹全晟亦合軍待焉俱以兵伏林中賊
至伏發大破其衆斬俘一十七萬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
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廣明元年十一月巢陷京
師車駕幸蜀中和元年三月汾轉京城四面行營招討使
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汾與都統鄭畋唐

宏英等勒兵待之大破其衆於龍尾陂斬首二萬級伏尸數百里中和二年八月汾轉信州軍押衙團練討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尚書右僕射時饒信經巢兵火餘民不聊生汾一意撫恤親加勞問簡徭役寬賦稅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六月集團陳州汾會李克用至遂去趨汴克用追及中牟大破之讓率衆降汾與李師悅率尚讓追勦餘衆至虎狼谷巢甥林吉斬巢兄弟妻子首獻以降由是巢禍旣滅汾再戰再克十無一失蒙詔鎮守饒信二州連年不得回朝汾遂寓居廣

信路弋陽縣歸仁鄉四十六都新陂里夙夕感激視干戈
則思鬪居村落則思畊光啓二年佃得荒間山田一段約
計八百餘畝名曰南山坐落饒州路樂平縣歸桂豐樂二
鄉居崇山峻嶺之間人境寥絕東至弋陽高界培分水爲
界西至豐樂風門嶺洪鶴山嘴爲界南至歸桂鄉東源坑
合水爲界北至豐樂鄉紅鶴山盤嶺分水爲界四至分明
源頭塢尾上靠下均與外並無一毫之間其田地成者少
荒者多召人勤力其中儘一夫可受屢次召佃耕種俱各
辭以不能汾起微陋致身榮顯忝有九妻曰鄭氏贈信國

夫人曰鮑氏曰宋氏曰王氏曰馬氏亦贈夫人曰張氏曰
郭氏曰李氏曰武氏俱有淑行生子十有四人曰興曰昇
曰從曰明曰宗曰瑞曰廣曰匡曰勝曰吞曰英曰寧曰彬
曰平此豈非荷祖德哉又且連年奉詔征討百戰百克未
能一歸故土於祖宗之德並無寸報久違春秋二祭文德
元年汾謹將前山田地施捨創立禪寺一所名曰南山寺
召到屬郡鄱陽北隅妙果寺禪僧至明至公等五人入寺
住持勤於開耕守奉祖宗春秋二祭及禮三寶慈尊兼得
利生益死景福元年佛殿觀音堂坐禪亭并東西廊房俱

克完焉已經奏達朝廷念汾忠孝詔曰汾戰陣能勇思祖
能敬其山寺稅糧俱沐優免故寺曰南山七詔寺菴曰大
赦菴二年汾又進疑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右散騎常侍右千牛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右僕
射汾念累荷朝廷詔赦蒙恩不淺於是將本身居官政事
緣由施山創寺事實錄作二本一以垂之家譜以儆後人
勿墜吾志一以給付僧人收管山田凡諸僧人在寺住持
務要各守本分不許貪花好酒妄將田地移坵換段及盜
賣等情其山已有四大界至諸人不許侵占第僧衆務要

金史卷之三
常守清淨奉禮三寶其常用食物銅鐵器皿俱各完全不
可遺漏如有此等僧衆卽便賠還所建三寶殿觀音堂坐
禪亭及東西廊房四時俱檢看漏爛卽行修禮不可怠慢
亦且吾家子弟不許常行到寺需索酒食遇春秋二祭止
許二三人到寺拜謁祖先卽返不許動騷常住自茲之後
僧衆不從吾言者卽便斥退吾之後人不從吾言者定准
不孝論故書是說以爲砧基之本云

杜殷

殷大中時鄉貢進士官同官令

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

釋垂範忍辱爲戒空寂爲體求而非真智而可識不遠不

疎志之奚有了了雪山我佛當其諭道裊裊白馬金字闡

於巨唐粵以有京兆人者堯之苗裔生零國南門外村里

簪組繼迭

闕二字

飭躬馨香內外逮三千餘祀俄扇零西方

之盛降茲吾師師始齟齬

闕一字

邁人表未登十歲緩集同

年生陟一基而以敷足嶷然旋吐大乘之法

闕三字

瞻善男

子善女人無間大小奔而趨而虔心諦聽一演而伸衆闐

闐而

闕一字

舞之忘親愛而自聳復次立機運巧指事成績

洞然些有祥瑞連縈龍

闕二字

力矻矻其異不一實可繁詞

弱冠師之兄有軍旅之患欲赴跪而啓父今母兮厥而賡

去允斯所命被甲鎧汪汪執戈慷慨逼至魚麗勝而多捷

卓爾哉出羣隱而靡究慈惠霑濡一帥之卒渠百結師補

綴焉渠有咎酷咎刑師受咎焉負薪爨火汲水燃之渠盟

濯師之躬焉渠役烽火遊外師之當焉昔魏禪師師主也

異日倍吾之日臨流未濟杖之功登嶺有去虎之妙哉員

來婦人有一子求之

闕一字

斜睺擲於急流中而復見乃是

宿根深債歷縣側因睹畋獵化

闕一字

公

闕一字

龍盛與屠沽

豪士交會因勵承勵而息心歸依師之門人動意尋五臺
靈境欲覺疑菩薩給五銖道糧乃失師事今有秦人王元
順承家穆穆文武潤身在世有濟拔之惠效主懷歲寒之
心殷師之裔孫也已履儒迹心達彼岸每耽儒典之暇劇
趣真心師之聖實非翰墨之所能飭

陳寬

寬大中時官陽翟令

穎亭記

穎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

缺餘

予升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砉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
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崢屹
不得進蹭蹬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烟雲
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
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
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
遽以床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
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於
此雖獲戾於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

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
首爭請名之穎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
般酒緩進旣揖旣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
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意也

李羣玉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以裴休荐徵拜校書郎

進詩表

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邱山賤品幽沉江湖分托漁
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亭育之化

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裳之貢頃以鼓
腹勲華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咏皇風殆忘仕進以至年
踰不惑疴恙暴侵但慮寒飢江湖之濱與枯魚涸蚌爲伍
瞑目黃壤虛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輦下謹捧所業
歌行古體今體七言今體五言四通等合三百首謹詣光
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雲在天草木五色廣野之氣燭爲
祥烟熙熙含生盡躋壽域向日亭午物無斜陰而方今風
后提衡庶尹咸乂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
墨客詩人歌咏聲名文物不暇何議諷刺興於筆端臣所

貢前件歌詩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
蕪類之餘過於喬野天津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歸
豈阻潢汙之陋然則爨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煙埋劒無光
永作幽泉之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聰螻蟻之微伏待刑戮
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臣羣玉誠惶
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四目錄

孫樵

大明宮賦

露臺遺基賦

并序

出蜀賦

迎春奏

復佛寺奏

與李諫議行方書

與高錫望書

寓汴觀察判官書

與賈希逸書

與王霖秀才書

與友人論文書

自序

序西南夷

序陳生舉進士

興元新路記

梓潼移江記

龍多山記

蕭相國真讚

文貞公笏銘

并序

潼關甲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四

孫樵

樵字可之韓昌黎門人大中中進士

大明宮賦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貽俯駭陰意靈怪暮
歸魂動中宵而寢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
繚瀛啟居廓穹起廬園然而剗隆然而赫孰審孰隲永求
帝宅帝詔吾司其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
斬氛孰知吾勤吾當廬陵錫武廟祐撤主吾則協二毗輔

欽定全唐文

卷七百九十四

子

一

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吾則械二黠雛俾卽其誅
胡獠飽脂踏肌齬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
北挈吾則激髯孽悖節俾濟逆殺翼兩傑憤烈俾卽斲滅
薊梟妖狂突集五堂縱啄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翦
其翼俾不得逃明殛三革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
懸諍舌在軒輶黈延諫劓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
獄撤腥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濁入固肉角旬澤暮溥糾
穀視土吾見若奸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悌諷正斥邪寵
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征而彫吾則反耀而譴

反澤而沴蕩坤而拆裂乾而石然吾畱帝宮中二百年昔
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設今孰爲缺籍民其彫有野而
蒿籍甲其虛有壘而墟西垣何縮足馬不牧北垣何蹙孤
壘城粒言未及闕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哲得是
赫烈老魅跡結爾曾何伐宰獲其慝得是昏蝕魅怪橫惑
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闔南俟需闔北俟霽
矧帝城闐闐何賴窮邊帑廩加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獐尚
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
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露臺遺基賦

并序

武皇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農事方殷而興土工
且有糜於縣官也樵東過驪山得露臺遺基遂作賦以諷
之

驪橫秦原東走盤連其土如積其高逾尺隱於修岡屹若
環堂徘徊山下問於牧者對曰惟昔漢文爲天下君守以
恭默民無怨慝天下大同帝駕而東經營相視茲山之址
乃因其崇以興土功茲臺之基軫於帝思旣命其吏校之
經費乃下詔曰朕以涼德君於萬國唯日兢兢如蹈春冰

高祖惠宗肇啟我邦墉作此宮室庶幾無逸逮夫朕躬孰
敢加隆矧糜府財以經此臺周爲靈臺成乎子來文王以
昇以攷休徵此臺以平周德惟馨章華雖高楚民亦勞靈
王宣驕諸侯不朝民旣攜貳王遂以死豈朕不懲斯役實
興鳩材集工以害三農斯豈文王靈臺之不日哉宣詔有
司亟令罷之此遺基之所以存者乎卒歌而去之且曰彼
通天兮鞅埃塏之巍巍此靈臺兮蔽秋草之離離已而已
而世無比兮吾孰知其是非

出蜀賦

辛酉之直年兮引敗軍而言旋濟潼梓之重江出大劒之
複關駭天險之重阻兮峙連岡而外坤譎石詭崖汨汨其
城屬兮屹紆鬱于雲昏嵌崟崟而查牙兮上攢羅布而戛
天中呀折以隙斜兮途詰屈而隘穿以去以來奔蹄疾足
兮鼠出入乎穴間蹇余馬之不息屈峽山之偏側劃崇巒
而急來水涵空而混碧途迫高而緣深不尺直而又曲跬
危步之促促慄若跣而蹈棘朝天雙峙以虧蔽中慘慄而
陰翳倏下馳而上迴若出地而天開龍堂呀呀而上啟怪
若虎踞而欲噬泉盛沸而中冽靈窳窳乎像設眄山川而

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峯之孤秀傳卧龍之餘烈嘗杖
師而北去抗霸國而此決曾尺疆之不闕徒齎志而灰滅
越百牢而南指憩石門之委邃六陰崖而戶開屹巍巍以
皚皚外攢怪石之參差今勢業截而山排狀若鬱雲之始
騰又似乎潮波之却頽中窸窣以窅豁敞曠朗而洞達摧
崑泉之潏潏銷環珮於閨闈躡危石而後通忽泱泱而無
窮包溪懷壑而爲深今繚巒岡而四崇蘿薜羃歷於崑穴
兮雲木森其青蔥鬱桂椒與木蘭兮芬淑郁而駭風不可
以久畱兮車軋軋而又東陟雞幘之險墟下七折之峻阪

褒斜紆其隘束兮左窮溪兮右重巘綿飛棧而屬危梁兮
續畏途而呀斷下臨千仞之驚流兮波瀕洞而雷抃當元
冬之隆烈觸密雲之飛噴舞迴飈而揚九垓天地紛其漫
漫路縈積以迷沒馬蕭蕭而不進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
徒僚慄而興歎出大散之奧區若脫足於囚拘涉汧渭之
汭汭歷岐雍之通途田原鬱以澶漫兮彌千里而爲都背
槐里而趨咸陽兮索羸劉之舊墟承明冀闕緬以夷漫兮
得隱嶙之頽隅獨五陵之尚完兀高平而草蕪抵長都之
岌岌排閭闔而西入何天衢之廣闊仰白日之赫赫穀弱

弓而滿鉛鏃兮卽澤宮而睨的夫何疏貢之缺條兮忽有
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達兮居悒悒而不適闕庭藹其多
士兮皆云亟夫賢索不自分其能否兮瞰朱門之投蹟蔑
一人之我先若捧水而投石念初心之來斯豈窮愁而徒
疑忽徘徊以惶惶蹇東西而獨悲因默默以心計兮思展
轉而自非胡不知進之與道謀兮徒盛氣而憤時不知求
己以爲慮兮而患人之不知九衢廣其茫茫兮混埃塽而
紅飛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窮走而相追不亦勞乎於是謝
唯唯之面朋而焚逐逐之躁機餒不飽謀凍不煥謀兮環

晦牆而闔扉邀仁義與之爲友乎追五經而爲師徜徉文章之林圃兮與百氏而驅馳不穀吾不恥穀亦吾不辭彼主張爲公者豈終吾遺哉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卹則蘗芽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

天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決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
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
隆不敢擊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啟蟄無
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反冰
而花電傷螟嚙旱赤雨血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
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
與人爲春得革慘作和起枿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歡咳如
煖景時開樹色煙光覺葱蘢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
人魄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

變絺成襦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還噓楔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感感燈青火白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

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錦縠居則邃宇出
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
下羣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
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
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卽位以來詔營廢
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
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卽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
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卽不能除羣髡陛下尚
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氓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

事言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畱於陳畱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卽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髡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

耶貞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卽今有
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
兵今又欲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髡是六百七十萬無羨
賦矣卽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
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則是鹽鐵不可除而權筦加
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
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
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叢徒嘯工豈特
國民之役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

卽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加已營之
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
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
冀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耶臣樵昧死以言

與李諫議行方書

樵嘗爲日蝕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
拂其言而怠於諫卽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
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
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以還開元之政最

爲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敍立朝廷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卒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他官秩優而位崇者豈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斧斤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

則知諫在復廢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議大夫
職耶樵以爲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冀
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旣除之髡以
重困之將何以致民之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
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
聞輒以寓獻執事倘以樵書不爲狂試入爲上言其畧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
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

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爲實錄非謂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

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別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又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位浪職雖貴必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愧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修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

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
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
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
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
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
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能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
最與史近故以樵所受於師者致足下

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

縣官卽慄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下考卽欲
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
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
繩平民鞠訊受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
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
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
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氓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尚歸京兆
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
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

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
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
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辦之盧公稍稍
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于軍門凡當隸州縣
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
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與賈希逸書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
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

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藏重溟夜光之珠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

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與王霖秀才書

太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于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濶數

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既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眾且欲鋪粕啜醢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

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
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
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
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
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濶者然不有所竟顧
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
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

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艱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句以爲奇秦漢已降古人所稱工而奇者莫如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齮舌不敢上下後進宜

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邪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于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於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自序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以探討幼而工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于時以文學見稱大中九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厯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狂寇犯

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可載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盛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百餘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貽子孫是歲中和四年也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緋魚袋孫樵

序西南夷

道齊之東偏泛鉅海不知其幾千里其島夷之大者曰新

羅由蜀而南逾昆明涉不毛馳七八千里其羣蠻之雄者
曰南詔是皆鳥獸之民鳩舌言語難辨皮服獷悍難化其
素風也唐宅有天下二國之民率以儒教爲先彬彬然與
諸夏肖矣其新羅大姓至有觀藝上國科舉射策與國子
偕鳴者載籍之傳蔑然前聞夫其生窮海之中託瘴野之
外徒知便弓馬校戰獵而已烏識所謂文儒者哉今挾獸
心而知禮節褫左衽而同衣服非皇風遠洽耶嘗聞化之
所被雖草木頑石飛走異彙咸知懷德于是乎有殊能詭
形之效祉者二國之爲其瑞與夫瑞之出不孤將必有類

者則度索之隅不懷之倫其向風仰流歸吾化哉世之言
唐瑞者徒曰肉角格六穗稼天酒泣庭苑巢神禽樵則曰
二國文學也

序陳生舉進士

夫物不得以時而發其發必熾風行溪谷颺颺習習卽不
得遂作必颺忽源泉混混然隄防陂畜波挾壅缺亦不可
遏其於人也亦然潁川陳君學積乎勤藝高乎專喪家途
歎志用不通鬱然而居者有年矣累爲連帥賓禮貢之天
子齋咨喑鳴輒以窮盡今年稍始克偕計吏黽勉上道久

憤湮鬱一旦決發若風波之得宣洩吁可當耶名光耀乎
天庭聲飛馳乎海浦其在此行矣然君子學道以循祿端
已以售道不肯枉尺以蘄尋直況突梯滑稽以苟得與君
其勉之樵弱弓蓬矢難以妄設徒善君之引滿強勁指期
命中於行不能無述

興元新路記

入扶風東臯門十舉步折而南平行二十里下念濟坂下
折而西十里渡渭又十里至郿郿多美田不爲中貴人所
并則籍東西軍居民百一繫縣自郿南平行二十五里至

臨溪驛驛抱谷口夾道居民皆籍東西軍出臨溪驛百步
南登黃蜂嶺平行不能百步又登渠渠嶺盤折而上甚峻
而下渠渠嶺稍平二嶺之間凡行十里自臨溪有支路
直絕澗並山復絕澗蛇行磧上十里合於大路下黃蜂嶺
復有支路並澗出渠渠嶺下行亂石中五六里與澗西支
路合由大路十里橋無定河河東南來觸西山下墮號怒
北去河中多白石磊磊如斛又十里至松嶺驛逆旅三戶
馬始食茅自松嶺平行又三里逾二橋登八里阪甚峻下
阪行十里平如九衢又高低行五里至連雲驛自連雲驛

西平行二十里上五里嶺路極盤折凡行六七里及嶺上泥深減蹀路旁樹往往如挂塵纓纚纚而長從風紛然訊於薪者曰此泥榆也豈此嶺常泥而樹有此名乎凡泥行十里稍稍下去又平行十里則山谷四拓原隰平曠水淺草細可耕稼有居民似樊川間景氣又五里至平川驛自平川西並澗高下行十里復度嶺上下嶺凡五里復平不能一里復高低有閣路行七八里扼路爲關北爲臨洮關爲河池自黃蜂嶺洎河池關中間百餘里皆故汾陽王私田嘗用息馬多至萬蹄今爲飛龍租入地耳入關行十里

皆閣路並澗閣絕有大橋蜿蜒如虹絕澗西南去橋盡路如九衢夾道植樹步步一株凡行六七里至白雲驛自白雲驛西並澗皆閣道行十里巖上有石刻橫爲一行曰鄭淮造凡三字不知何等人也又一十三里至芝田驛皆閣道卒高下多碎石自芝田至仙岑雖閣路皆平行往往澗旁谷中有桑柘民多叢居雞犬相聞水益清山益奇氣候甚和自仙岑南行十三里路左有崖壁然而高出其下殷其有聲如風怒薄冰里人謂之鳴崖豈石常鳴耶抑俟人而鳴耶又行十五里至二十四孔閣閣上巖甚奇有石刻

其刻云褒中興閣主簿王禹漢中郡道閣縣椽馬甫漢中
郡北部都郵迴通都匠中郎將王胡典知二縣匠衛績教
蒲池石佐張梓等百二十人匠張羌教褒中石佐泉疆等
百四十人閣道教習常民學川石等三人凡七十字其側
則曰太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按其刻乃晉武平吳時蓋
晉由此路耳又行十五里至青松驛自仙岑而南路旁人
烟相望澗旁地益平曠往往墾田至一二百畝桑柘愈多
至青松卽平田五六百畝谷中號爲夷地居民尤多自青
松西行一二里夾路多松竹稍稍深入不復有平田行五

六里上小雪嶺極峻折嶺東多泥土疎而黑嶺西尤峻十里百折上下嶺凡十八里四望多叢竹又高低行十里至山輝驛居民甚少行旅無庇自山輝西高低行二十里上長松嶺極峻羊腸而上十里及嶺上復羊腸而下十五里及嶺下又高下行十里至迴雪驛自迴雪驛南行三里上平樂坂極峻盤折上下凡十五里至福溪又高下行十里至黃崖崖南極峻折上下黃崖六七里至盤雲驛西行復並澗行二十里卽背絕小嶺上下凡五六里稍平又行十里至雙溪驛自雙溪南平行四里至天苞嶺羊腸而上凡

十五里極峻折往往閣路至嶺上南望興元烟靄中也下嶺尤峻絕凡三十里至文川驛自文川南行三十五里至靈泉驛自靈泉平行十五里至長柳店夾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興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縣與斜谷舊路合矣孫樵曰古人尚謀新仍曰何必改作利不十法不變豈謀新亦未易耶榮陽公爲漢中以褒斜舊路修阻上疏開文川道以易之觀其上勞及將下勞及卒其勤至矣其始立心誠無異於古人將濟民於艱難也然朝廷有竊竊之議道路有唧唧之歎豈榮陽公始望耶况謀肇乎賈昭事倡

乎李侁役卒督工者不增品秩於天子則加班列于滎陽
公滎陽公無毫利以自與而怨咎獨歸豈古所謂爲民上
者難耶

梓潼移江記

涪繚於鄭迫城如蟠淫潦漲秋狂瀾陸高突隄嚙涯包城
蕩墟歲殺州民以爲官憂滎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
頗聞前觀察使欲鑿江東壩地別爲新江使東北注流五
里復滙而東卽隄墟舊江使水道與地相遠以薄江怒遂
命武吏發卒三千跡其前謀役興三月功不可就有謁於

滎陽公曰公開新江將扶民憂然江勢不可決訛言不可
絕公將何以終之滎陽公曰吾欲厚其直以勸其卒可乎
對曰飢卒賴厚直民惜其田以覬得不可滎陽公曰吾欲
戮其將以動其卒可乎對曰代之將者必苦吾卒卒苦叛
不可滎陽公曰奈何對曰夫民可與樂終難與圖始故自
興役以來彼其民曰夏王鞭促萬靈以導百川今果能改
夏王跡耶非徒無功抑有後災羣疑牽綿民心蕩搖前時
觀察使欲鑿新江中輟議而罷豈病此耶公卽能先堤民
言新江可度日而決也滎陽公曰諾明日滎陽公視政加

猛決獄加斷又明日杖殺左右有所貳事鞭官吏有所阻
政者遂下令曰開新江非我家事將脫鄭民於魚腹耳民
敢橫議者死民以滎陽公嘗爲京兆旣憚其猛及是民心
大慄羣舌如斬未幾而新江告成滎陽公歡出臨視班賞
罷卒已而歎曰民言不提新江其不決耶新江長步一千
五百濶十分其長之二深十分其濶之一盤堤旣隆舊江
遂墟凡得田五百畝其年七月水果大至雖踰防稽陸不
能病民其績宜何如哉滎陽公旣以上聞有司劾其不先
白詔奪俸錢一月之半樵嘗爲褒城驛記恨所在長吏不

肯出毫力以利民及觀滎陽公以開新江受譴豈立事者
亦未易耶是歲開成五年也

龍多山記

梓潼南鄙越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卽山之趾得逕
蜿蜒舉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烟砢石巉巖
別爲東巖槎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突者
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植又有似乎飛簷連軒
櫺櫺交攢敲撐兀柱懸棟危礎殊狀詭類愕不得視下有
畝平砥若戶庭攄乳側脉膏停泓石俯對絕壑杪臨蘭薄

仙臺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別猿鳥蹟絕腹竇而空路由
其中斷齧相望攀緣下上闔然而出曜見白日始時永嘉
飛真蓋羅元蹤斯存石刻傳聞丹成而仙駕鶴騰天一去
遼廓千載寂寞澄泉傳靈別壑鏡明風間景清寂寥無聲
嘉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崖谷崑獸山禽捷翔
呀驚曉吟暝啼聽之悽悽迴環下矚萬類在目因山帶川
青縈碧聯莽蒼際雲杳杳不分月上於天日薄於泉魄朗
輪昏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糊空縛山漠漠漫漫莫知
其端陽曜始浴徹天昏紅輪高而赤洪流散射濃透薄釋

錦裂綺拆千狀萬態倏然收霽樵起來而遊泊車而休登
降信宿聞見習熟始曰山乎曾未始有得乎無處夸世釣
名者汚此巖扃乎且欲聞于潁陽之徒乎

蕭相國真讚

咫尺天威首出時傑英眄橫溢神鋒秀發秋空健骨霜夜
皎月劍淬愈利玉燒不熱錦浦宸遊傳巖寢說馭物惟誠
在公抗節再安宗祏蕩掃氛孽黃道回日翠華歸闕粃糠
魏丙肩袂稷契仰止丹青永保徽烈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蕃孫樵請銘其笏
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
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
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
緊拱在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鍊下偷上愼非公之節孰爲
公笏

潼關甲銘

潼戶呀東翼廉敞南有元甲數十札焉委於前楹澁塵飄
風綴斷革刈樵過而誚之且曰此國之閫也是小欲遏寇

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譏守甲存而不完將欲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哉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日潼之旗可以絳天戰鞞晝驚警柝夜鳴吾曹將擺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縵而東合縵而西哉今上君臨萬國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爲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爲而申嚴關之甲何爲而繕堅元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屯如雲孽胡西來叱而闢之守甲其不完耶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闡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爲而况完其甲

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敝耳樵
將去之且銘其甲云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敝
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